

經濟

兩浙名賢錄

九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

經濟

明一

布衣葉良仲允

刑部侍郎李濬文希明

湖廣叅議錢古訓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頤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通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山西左叅政吳孟庸中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都御史張式之楷

右布政章俊民聰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兵部尚書項蓋臣忠

子綬孫錫鏞錫子治元附

刑部尚書楊彥謚寧

弟宜附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禮部尚書鄒宗盛榦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顯

河南右參議何文達陞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寧國知府沈士彝性

孫橋附

南京太僕卿方孔殷漢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弼

吏部侍郎黃世顯孔昭

子附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

兄鑑附

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淦陽賀應旃義之氏閱

經濟

明一 共四十人

布衣葉良仲允

葉允字良仲，寧海人。博通今古，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風角、鳥占之學。元季海內大亂，仰觀天象，歎曰：元運可知。濟者其江左乎？乃間道謁太祖皇帝於戎馬。

間獻武事一綱三目書言取天下大計。太祖竒其言。屏左右命坐語賜飲食欲留用之。允力辭曰苟策可用。用其策使天下蒼生早獲息肩足矣榮其身非所願也。太祖重違其意賜銀幣襲衣遣歸。後數歲削平羣雄先後次第悉如其言。

刑部侍郎李濟文希明 父唐附

李希明字濟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詩文必根理要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爲本郡儒學教授希明夙承庭訓於學無所不通人稱其有經濟才。洪武中舉孝廉選入太學舍爲第一授伴讀侍

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叅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議將出師剿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有不得已之情招撫不服與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於官

湖廣參議錢古訓

錢古訓字古訓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調行人是時緬與麓川相構緬主使使來貢而訴思倫發於我上擇

古訓持勅往諭至則宣。上威德釋二國之忿罷其兵。麓川酋長乃于孟者謀攻其主古訓曰吾以天子使將事裔夷乃弗能靖小醜何以報命天子於是馳入其部責以大義皆稽顙凜凜無敢復逞者思侖發以古訓能休爭已亂薦方物欲留爲援古訓卻不受作書示以不可思侖發得書駭汗遂歸古訓於是古訓敘次百夷山川風物爲書還見。上并奏之。上悅付史館賜襲衣。後知漳郡以文章飭吏事表著忠孝激勵風俗甚著聲稱尋改湖廣叅議名績愈茂。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願

周願字養浩會稽人卓絕敏邁讀書日記數千言永樂初徙巨室丁壯實京師願以兄當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請行詔許之已而入太學卒業拜監察御史決冤滯明激揚百寮震悚遷山東叅議有聲齊魯間佐遂安伯理戎事於山海關規畫周委邊境賴之及調江西平大盤劇寇如掇蝟。英廟改元遷福建左布政使至則建侯官懷安兩縣學開江山浦城道至今稱便。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戶科給事中泰之子泰死難時永吉年甫四歲其母傅氏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職方司主事改武選郎中坐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驥薦永吉有經略才脫戎籍以原官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麓州緬甸等處及征剽苗蠻孟養等復請永吉從次第勦平參畫之功居多還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人稱不冤引年乞休歸卒於家

通政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天性聰敏篤學慨慷負奇氣弱冠補邑博弟子學官故有魅幻美姿惑人呼侃名輒遁去當時目爲正人永樂初下詔求賢士可以佐朝廷不逮者有司舉侃遂貢入太學大臣薦其有經濟才乃受知成祖特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侃荷知遇乃日夜剖心瀝丹思所以報稱者時靖難未久諸功臣率恃寵而驕有不法者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朝廷爲之肅然成祖欲試以吏事遂出僉廣東憲墨吏皆望風解印綬去一時以風力稱考最召拜通政使司右叅議當是時西北

再罹兵四方民力多疲於轉輸而諸郡邑監司未能體上心爲撫摩成祖有憂之命選大臣之有才略者巡撫各省而侃得廣西特賜以勅曰興利除害以悉民艱舉賢黜不肖以清吏治惟爾之能朕於爾躬有賚不然者罰及爾躬弗可悔侃下車悉以勅書從事諸監司郡邑每入謁不敢仰視凡土豪積猾爲小民蠹者皆擒治不少貸小民以訟至召跽膝前溫語煦煦如家人而吏胥一舉手觸法無不立斃之杖下左右皆屏息立時當暑有毒瓜以獻者良久毒發瓜裂試啖獄囚囚死乃刑獻瓜者而不批其根說者以爲得大臣體旣復命從

駕北征每駐蹕必召入行殿親問所以破虜者侃言虜聞駕至必清野遠遁使我師進無所獲千里饋糧此所謂士不宿飽者也虜不必與我戰而我師坐困矣請速簡勁卒數千裹三日糧銜枚疾走遶出虜背然後大軍繼進前後夾攻必得當成祖以爲然卒用其策虜大創遁去漠南遂無王庭凱旋頒賞與諸大臣等已而進左叅兼掌宗人府幕事洪熙改元奉使泗州兩督漕運事輯還京展大祀禮賜緋錦從耕籍田終畝再賜緋

錦於是。帝心簡在曰朱侃清忠亮直弼予一人以司納言遂進通政使司左通政命偕平江伯陳瑄奉迎儲駕侃馳不下馬者三晝夜卒以勤瘁致疾乞歸養病未幾宣廟正統念迎駕功特命行人以原官起之家再辭不獲輿疾至京未入朝而忌其寵者毒之一夕死年僅五十有七時侃子弱忌者方赫奕秉事權諸同官卽知侃死狀皆不敢鳴於朝故身後卹典亦無有爲之請者其生死榮落之際所繫慨者多矣

山西左叅政吳孟庸中

吳中字孟庸山陰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能持大體以儒術飭憲度性强記一覽不忘院長委以總閱諸道疑獄時成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默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詿誤上命特記其名上慮法司論死罪多寃遣大臣覆訊之囚輒分訴不已惟中所訊者無異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絕意其服人如此已而奉勅參靖安侯兵行邊靖安雅重中日與謀議中爲陳畫邊事以及虜情虛實山川要害曉然如目見靖安資其方略屢克奏功明年移按蜀先是東川

焚人時出剽掠爲患中與三司決策設奇大敗之於金沙隄諸夷自是懾服故事御史按部率一歲而更上獨留中按蜀四年及還蜀人猶不忍其去奉天殿災詔求直言中率同列上疏極論時政缺失亡所忌諱上雖不卽加罪固已怒甚會坐他事不先白奏與顧佐楊翥等俱論死中將就刑神色自若猶作詩有慷慨立身當鳳闕從容引領就龍泉之句俄得赦尋復爲御史中久於臺中廷臣擬以僉院而樞貴人多不喜遂出爲山西左叅政山西俗素勁悍中務鎮以文雅日進諸生質經義察其學行修潔者待以賓禮或賦詩相賡和於是其俗漸化晉人比之常衮車駕北征山東西供餽餉中扶病總理竟以瘁卒中喜作詩雖在軍旅倥傯未嘗廢吟咏有恐庵集西蜀紀行錄薇垣集總若干卷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貝恒字秉彝以字行上虞人舉進士初知邵陽縣以寬大得民丁祖憂去改知東阿興學校課農桑訓育民如子縣界常苦潦秉彝爲開渠納諸水清河得沃田數千畝屢辨冤獄人稱之如神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盲察

其色甚戚，因問其有冤乎？對曰：囚固無冤，第恨身死，卽宗祀無繼耳。秉彝哀之，卽令其妻侍疾，解囚桎梏，同宿獄中。遂有娠，遇旱蝗，自引咎，災不爲害。歲屢登，嘗率丁壯從。上北征，供餽餉，比還東阿，無一人失所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營繕有餘，弃廢鐵敗皮朽索，工匠間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索爲穰，悉貯之庫，咸不解所用。會上巡幸北京，使督建所次，席殿向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大臣薦秉彝可任，風憲命已下，東阿父老相率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東阿。在縣十有八年，卒於官，篋無餘資。寮吏爲治其喪，東阿人哀之如失父母，白衣冠送者千萬人，其政化感人如此。

都御史張式之楷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董屯督賦，導水利，俱著成績。同靖遠伯王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事，驛召還京。陞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會蝗起，捕之甚力，真定守稍怠，奏械之，由是八郡震悚。蝗不爲災，時沙縣鄧茂七反，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皆賊藪，而先是處州亦以葉宗留變聞。

道路洶洶詔都督劉聚討之監軍者難其人。上問張楷安在命以飛騎召至立拜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命文武大臣祖之得用鼓吹導騎出城以示寵異。楷卽日取道疾馳至閩戒諸軍毋得秋毫犯民間次師鉛山聞賊圍將樂甚急遣將日夜兼程往擊之賊大潰退保陳山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於有司暴征不能忍乃發舒其怒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卽不服兵之未晚也副使邵定譽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耳時軍中實無印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况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獨茂七猶負固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使出攻延平楷乃集諸將授計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岸南京兵伏沙溪南以閩兵孱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先命都指揮雍楚陰置火噐船泊溪北灣賊敗走者約五萬人果從溪南奪橋渡船上火齊發死者以萬計而官兵急追之生擒者七十四人茂七死亂創中指揮劉福斬取其首獲船百

四十艘。先是都督陳韶敗北陣亡。論者以爲楷罪。朝廷復遣寧陽侯陳懋平江伯陳豫兵部尚書金濂領兵來助討。會賊新破餘黨四流。遂與懋等分地殲之。時楷發延平賊。遮後洋道。楷以舟師逆之。而劉聚兵潛繞賊背。夾擊之。至前洋。俘殺無筭。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入邵武。取峽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爲九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會日昏。卽遣卒五百人人持二炬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勁弓巨砲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斧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下。聞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二千人已據其寨。盡發其滾木。插石下。殪之。死者以萬計。觀音遂平。忽有報歐寧女將廖氏妖術甚奇。附者若蜂屯。楷遂身先率兵擒之。械送京。凡破寨三十六。擒僞引班學士及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降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筭。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兵至金公山。楷卽倍道進援。至則伐竹制。

鴨兒。篋三百五十面。人竊笑之。而賊用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輒樹篋爲壘。戟入卽不可復出。時賊適至。楷叱之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否必虀粉。汝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卽部署以待。明旦賊果益衆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陳中。乃佯北走。賊直先攻中營。楷傳令馬上射者前薄之。賊不敢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哨合擊。死者又百餘人。賊前突者鴨兒篋格之。奪其戟。賊皆赤手走。遂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者率散處萬山中。各相雄長。於是開誠榜諭。下者數萬戶。計擒渠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尚書金濂位在楷上。而實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前所諭榜。矯印者具進。而給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詔爲言。下憲院覆奏。適都御史余仕悅與楷故有郤。因黜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史。致仕。明年陝西用師。議用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往事竣。遷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幾卒。楷爲人坦夷。濶達。喜推轂賢者。雖抱片善。輒掄揚之。又急人之難。居家不問生產。好客樂施。故家無餘資。博學工詩文。善草隸。所著有陝西紀。

行集孫昂別有傳

右布政章俊民聰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二年拜
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銓曾稱爲御史第一嘗奉勅
撫諭南夷及監軍討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朝廷
嘉其能超陞廣西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於賓州奉議衛
於貴縣士卒免烟瘴之患議置巡司於潯梧柳慶要害
之地民免團軍之擾陞右布政使尋丁內外艱卒於家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陳詔字廷詢青田人少英敏絕物日誦萬言以書經魁
永樂庚子鄉薦中宣德庚戌禮部第一除監察御史遷
四川按察副使時閩浙盜發溫處屠掠尤慘上素詔威
望有經濟才遂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命巡撫浙江剿平
山寇詔至諭以利害不煩寸兵而諸寇悉平民大悅復
命陞見賜賚甚厚將論功崇爵一夕疾作卒於官先是
郡省運金帛鉅萬犒軍委詔不問出入詔例給之美餘
卽封還府藏一絲不染麾下歎曰公家物也棄而不取
何爲其庶靜類如此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沈慶字仲會，餘杭人。學博才瞻，善風角精思，烏陣法。宣德初，由舉人官翰林院五經博士、大學士。陳循薦慶可大用。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靖江五開賊起，慶相度事。宜鑿河渠，濬湟塹，自偏橋鎮直抵黃平，迂道千餘里。由是據濠立兵，始以地利制賊。軍民賴之。叛賊李珍蒙能、桀、驚倡狂，至僭王號。慶親帥兵突陣殲厥渠魁，擒其黨二百餘人。成化初，復統兵十萬進攻臘屋、桃林、武岡、南洞等處，一鼓悉擒，加三品俸。進階中大夫。未幾，以老乞身，卒於家。所著有拙庵集。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辯出交阯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淮甸，首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聞風解印綬去者踵接。仕路肅清。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樵貴，烙馬。敘聞將按之，樵貴大懼，出貲贖其子。還嫗，席藁詣臺待罪。敘出法語戒厲之，脅息去。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

者敘陳其害民悉報罷。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敘對。風裁凜凜，朝野稱之。凡巡按例歲一周交代，敘獨保留。淮上者三年，及還朝，樞貴構以事下獄，必欲死之。會八百車里二蕃仇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爲非敘不可。左遷行人，領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上喜，復拜御史。竟爲諸樞要所誣，構謫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於家。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吾相人多矣，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佐長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悉按懲之，不少貸。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

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鎚糴民粟歸庾，歲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防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并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克濫，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割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謙旣在官，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克交。

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三楊相繼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賺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蓋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詔親征，謙與鄺埜上疏諫止，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鄺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

死。又捶二闔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挾。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闔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郕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人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

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瑄者。以知天象聞。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倡言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

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虜遂退。手詔嘉勞。進少保。總督軍務。再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代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兩遣使而俱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

言和。况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

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
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
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

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
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
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虜自是
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
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

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
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
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
皇始得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
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
厚與之資有功則官於其地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
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
歸也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密授都督孫安
方略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以守八

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湖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徃徃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指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熠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 太上旣歸 上奉之南宮又欲易 皇

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已巳城下之後石亨功不逮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媿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饗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

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
興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上爲親幸
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惶
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
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
中貴人徃徃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
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
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
一都指揮領之餘軍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石
亨楊洪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出謙相顧頰首而
已洪亨皆老帥宿滑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亨有
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
以是益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
事亦嗾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
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
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
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
亨等加鉛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

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理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佞謙此舉爲無名，謙
遂論弃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
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
酬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
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
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
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
謙始終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
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
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
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
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子冕自府軍
前衛千戶赦還。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
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爲樵姦之所害。在顯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

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而於奏疏尤
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疏若干卷集
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論曰方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陴
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
京城下亦然而謙復昌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實合漢
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耳事以之成疑以
之生悲夫謙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洒何地嗟嗟謙之
血誠已見於此矣說者顧以不諫易儲爲謙罪不知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也一不合
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
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
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
避勇不及決悲哉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蔣琳字廷振錢塘人禮部侍郎驥之子宣德間以父任
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車駕郎中以才望推從大司馬
靖遠伯王驥征討西至甘涼南踰隴川運籌設策屢有

戰功擢通政司右通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爲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任氣敢往奉官執法萬夫莫回而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計也當巡撫貴州時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每庭謁不敢仰視先是草塘夷叛官軍屢有挫衄莫敢議討琳至計湏彌難乃獎率士伍親履行陣爲諸將先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巢擒斬無筭劇寇旣平諸夷震服然以持法嚴急不能縱舍卒爲怨家所構坐于謙黨論死當時朝廷已知其密卒未有能爲之雪者或曰坐于黨死可謂得正矣顧安所得其寃而雪之卽謂琳至今存可也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周瑄字弘璧淳安人少穎悟攻文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外艱服闋改刑部擢員外郎超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寧時官軍調征沙游盜將乘虛而入瑄募民兵修武備且守且禦民賴以安已而盜犯政和松溪瑄益嚴號令親披堅銳夾攻而進擒賊幾六百人追還所掠婦人以千計未幾高陽盜起瑄分遣儒生抵賊營諭以禍福寇亂遂解尚書蔣希璉上

其功賜文綺寶鏹進秩三品尋丁內艱以疾卒於家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沈敬字克欽錢塘人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授兵部主事

累官郎中公忠正直為樞奸所惡景泰末謫戍遼陽成

化改元詔復其官超拜河南參政歲飢民流敬及時賑

發全活甚眾計處榆林饋餉供用不乏勞績顯著有白

金文綺之賜進廣西左布政使時田州黃明倡亂殺逐

知府岑溥敬受督府檄統眾征勦鼓勇率師大致克捷

梟明父子擒斬無筭凌險觸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朝

廷官其子琦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黟縣事以最

召拜福建道御史入侍經筵尋丁外艱歸明年己巳

英廟北狩景皇蒞祥兩遣使臣造廬奪情起復凡四

上章累千萬言請以亟復大讐奠安宗社為心上皆

嘉納之陞貴州左叅政成化乙酉轉廣西右布政會兩

廣徭人作耗協同總兵官勦平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兼提督操江連年劫江巨盜諸司所不敢睨視

者皆設法以次獲之江徽肅清進南京兵部侍郎時
孝廟春秋已盛儲位尚虛廷臣皆以言爲諱拱辰首與
侍郎倪謙崔恭暎死上言前星遂定陞南京工部尚
書議修內府寢殿所需之材估用五十一萬有奇拱辰
以爲江南旱澇相仍民力弗堪覆議得省什一以及年
兩疏乞休得請歸歲賜祿米輿隸加等正德丙寅年登
大耋遣行人王奎存問明年卒於家身無以爲歛祭無
以爲饌棺衾助於有司而後成禮御史史鑑聞於朝贈
太子少傅謚莊懿叅議程愈論曰公天性過人克之以
學知黜縣以循良書擢御史以風裁著官藩翰則所至
有聲居臺部則無事不治人不敢爲者毅然力肩而不
辭人所難言者慨然矢口而不顧知分義不知有利害
知是非不知有毀譽俯仰無介惟公一人而已

兵部尚書項蓋臣忠

子綬孫錫鏞錫子治元附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郎已巳從
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
足刺疾藜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改山
東所歷多軍功陞陝西按察使會歲飢不及上聞輒發

倉賑全活數萬計未幾丁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里赴關乞留於是奪制裏墨衰還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陝人復馳關乞留甚懇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

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崑番亂擊捕降其衆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無水忠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頃四年土達滿四叛嘯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詔獄命忠總督軍務率諸道往討忠親擐甲胄厲鋒刃陷陣入時虜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羌伯毛忠戰死忠中流矢我軍遽退忠卽陣斬退縮指揮以徇陣始定急移兵據賊水草困賊時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忠當濟師否忠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足以困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卽簡練盡得精銳馳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秣取敗耳於是主議濟師者皆嘆忠忠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餘日賊稍急忠隨二卒單騎

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者。日相率來降。獨滿四自計。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圍。或截出劫營。大小且三十餘戰。忠變出無方。悉以方略制勝。無遺策。賊不得水草。守則飢渴。戰則敗衄。益急。不知所爲。有楊虎狸者。滿四愛將也。夜出汲。被擒獻麾下。忠叱令斫頭來。虎狸戰栗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卽假以辭色。解金鉤束賜之。遣歸爲內應。已賊數出戰。虎狸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爲經。久計。當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忠督陣。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馬大司馬重忠勇毅殉國。召還。仍協理院事。大司馬時時語人曰。士達驚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三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取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胡子者。劉千金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

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忠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嫉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首賊，獻俘以無罪，編民作從賊，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遂回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胡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戍邊，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

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虛張聲。休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胡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日擒千斤尚遺後患，而得峻擢優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

圭忠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大夏陸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英者挾汪直爲訶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言直奉法無近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無狀遂落職歸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京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蘓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刑部尚書楊彥謚寧

弟宜附

楊寧字彥謚世爲錢塘人父昇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家焉永樂丁酉以春秋魁京闈鄉試宣德庚戌成進士第二甲第一人拜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仁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監其軍推以寧往師次麓川賊遣人款

軍門乞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因請不已。主將以爲迂。檄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明年復大舉征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之審於料敵也。仍請寧行。師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雨下。寧奮身不顧。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寧曰。賊

徃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虜等餘賊奔潰。遂乘勝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白金楮幣。超拜刑部侍郎。奉命叅贊雲南機務。或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寧往城。或謂寧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無不效。

力越四旬有五日而工畢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
寧以城成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者乃簡銳師若將有
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卒誅大
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憂 上嘉其能甫召
還京而閩浙廣東諸草寇竊發師征久未有功朝議江
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非以才略重臣填之不可 上
遂命寧巡撫寧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城垣立柵柵
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
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以是益鎮以簡靜日討民
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政務寬
大人稱得體二年以病足調南京刑部司寇五六年斷
獄明允民以不寃天順改元致仕卒年五十有九訃聞
遣官賜祭營葬寧天性孝友年十四適父教授承詔與
修永樂大典寧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寧於侍湯藥
備棺歛無不如禮號泣徒跣扶柩歸葬於錢塘及第進
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色養惟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
寧亦被召乃謂宜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
恃以爲養邪宜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官終侍御史

寧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所著有白雲稿卧雲稿藏於家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弱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壬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特蒙金幣之賜時重選守令拜知江陵縣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民貧不能償每督府徵符下荷校就比者纍纍然理乃召將卒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論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人稱慈父以薦知德安府其教養之政一如江陵每歲必再按屬邑以省耕牧庶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具奏盡歸其民田人又稱仁君以最異超陟福建左布政使時大兵勦賊鄧茂七等理司饋餉善調度民不加賦而三軍皆宿飽以內艱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卽驛爲藩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建司數

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不能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無敢難。時時移文以通夷情，雖在數百里外，言之。若覩火，夷不敢匿情以詐，或以事詣府，則開懷納之。夷無不人人喜，以爲能得上意。至餉兵，則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尤艱。理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州旣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理不欲煩民，乃請鬻蘆塲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暨修巡緝諸船，數百兵食諸噐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請老，再疏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連稱者三。遂卒。年六十有四。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至壬戌會
試亦以第一人成進士擢吏科給事中已巳英廟北
狩羣臣勸進郕王議未決詢及六科夔毅然曰國家
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耳事在不疑何必詢諸小官衆
乃詣文華殿懇請計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議戰
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
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
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
各統所部兵來虜聞之一夕遁去未幾陞南京刑部侍
郎尋改禮部明年自南改北會景皇不豫羣臣請所
立不得夔曰是可以已乎是夕三鼓促大學士商輅具
疏稿云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
之孫夔躍然舉筆於立字上添一復字衆皆善之疏將
上而英宗已南面臨朝矣時石亨輩貪功擅權朝士
趨之如市夔獨屹然中立亨憾其不附已乘間出之南
京英廟素知夔爲人且聞其疏復儲之議未幾驛召
至京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尋調吏部有真定守以
舊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判

夔擲筆大言曰、吾官可罷、吾筆不可屈、竟奪守職、亨敗、
附亨者、皆降黜、而夔之名益重、遷禮部尚書、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請、宴賜有加、朝鮮進海東青、
夔言非故事、宜下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
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皇上、
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留心、
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祖宗、
舊制、庶回天意、上嘉納之、慈懿皇后崩、葬祔有異、
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夔率羣臣覆奏、詞、
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
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
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遷、
吏部尚書、夔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剋革宿弊、品藻人物、
進退惟公、中外稱慶、滿考、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
寶楮、時彗星出軒轅、四方迭奏水旱、夔上疏、凡數千言、
大抵謂朝廷處置事宜、不務深遠、多襲因循、逆鱗啣尾、
時人緘口、忌諱者披對甚悉、以災異累疏、乞罷、不允、已、
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

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卒訃聞、上痛悼、遣官諭祭、葬賜謚文敏、大學士彭時稱曰、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時之心、老而彌篤、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蓋確論也、夔著述甚富、所存有**藉蠹堆稿**一十卷、

禮部尚書鄒宗盛幹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太子太保文敏公濟之子也、正統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己巳、車駕北狩、京師

戒嚴、擇廷臣有才望者佐本兵、僉舉幹通練、敏達才堪撥亂、乃自兵曹郎超拜本部右侍郎、時天寒、軍餒、幹奏發太倉粟以賑之、及胡騎壓境、城門晝扃、城外老幼數萬餘、不得入、望堞而號、衆議莫敢入、幹獨曰、設城本以衛民、今棄民於敵、何乎、適率軍出就芻、乃下令軍從左出、民從右入、全活無筭、幹曉暢軍機、臨事合變、當守城時、常不待奏報、輒行事、賴以濟、虜退、改禮部右侍郎、奉勅考察山西、斥罷不才官吏、人服其公、河南鳳陽等處大水、受命往賑、奏捐稅糧數萬石、尋轉左、無何而英

宗復辟時宗伯以致仕去諸冊立大禮多榦所詳定時
襄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
有知者榦檢太常故典行之及上不豫復奏請皇
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憲宗皇帝二年也
命撫安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位不許未幾特
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召還禮部仍令經筵侍班自
是治部事者復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力請特賜
勅致仕令馳驛歸榦雖體貌清癯而性行廉恪臨難有
爲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說者謂康靖賢於文敏若倪
文毅之於文僖此二賢者皆以聲績增光乃父異於析
薪負荷者云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顯

應顯字文明淳安人登正統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
奉命巡視福建銀場賊林開三等鳩集處盜千餘人肆
行標掠邑里騷然顯調軍快三百餘指授方略擒其賊
首餘黨悉平以功進秩從六品有彩幣寶鈔之賜景泰
改元巡按蘓松等處賑濟飢民全活數十萬陞南京大
理寺丞坐事左遷雲南大理同知尋改直隸揚州府成

化二年，用大臣薦，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羅篋，庶知其才，檄治平溪、清浪衛，選調官軍征勦靖州黃強苗寇，一戰而梟其魁，擒斬俘獲者不可數計，遂夷其山險，焚其林菁，使賊無所恃，捷聞，撫臣以爲能，復委修築江岸一千餘丈，功就而民不知，未幾都御史項忠復遣協平荆襄流民之爲亂者，其勞勩與靖州等進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漳州賊林輝英乘機聚衆，下海爲亂，顯遣官軍齎榜曉諭，卒擒輝英以獻，旣而龍溪賊錢有定五十餘人，劫掠蒜嶺驛，官顯立命巡海，官軍責限擒捕，不日俱就縛，無一能脫者，顯雖書生而臨戎履陣，機變百出，卽老將不如，若天授然，積功陞布政司右參政，時鎮守內臣差官進禽鳥花木，絡繹不絕，沿路驛遞艱於供億，顯奏革之，民歌舞若更生，老疾自陳致仕卒於家。

河南右叅議何文達陞

何陞字文達，淳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拜戶科給事中，達虜犯順，鑿舉比狩，朝廷方有事於朔漠，命陞與御史楊春趨邊餉，晝夜兼行，不避危險，沿邊自土

水師潰死於兵者滿野。陞首疏乞少寬運卒限期。責令輸輓。還日將沿路遺骸掩瘞。用安死者之魂。以作生者之義。從之。已而虜酋效順。大駕南還。與同官李侃抗章奏請備禮郊迎。且曰。皇上昔念社稷生靈。勇於撻伐。非遊田盤樂。是爲今以簡禮迎之。非但無以聳外夷之觀瞻。且於陛下兄弟之情。似乎太薄。詞極懇至。識者避之。戶部尚書金濂會計軍興財用。議更稅畝之法。將天下夏秋糧混同科收。以紓急用。陞執奏不可。事遂寢。遷右給事中。改兵科。天順六年陞河南布政司管河右叅議。時黃河爲患。陞相其便宜疏通沁水下流。使復舊道。漕運無虞。軍民賴之。成化元年致仕。卒於家。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複

余複字存美。遂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授南京監察御史。巡按蘄松常鎮四府。風裁凜然。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巡撫都御史韓雍患賦役厲民。委複均之。剗革宿弊。民靡若更生。總督各郡京漕七十餘萬。注措有方。民不擾而緒以就。晉副使。長河峒賊朱紹綱謀叛。郡縣騷。騷。複往覲視。督兵討之。用秘計直擣其巢。生擒紹綱等。

七十餘人賊遂平事聞賜彩幣寶鈔陞福建布政司右
叅政專督海道以母喪不赴服闋改四川叅政復陞江
西按察使務崇寬大甚得民心轉布政左卒於官

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李匡字存翼黃巖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賜進
士第授太常博士逾年丁外艱服闋改江西監察御史
巡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庫檢查鈔貫及奏
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奠國家澤斯民復命未
幾巡按北直真定永平等五府民間牧養長生牛羊以
歲久人民負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陝西詳審刑
獄辨冤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師楊公
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覈實匡
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間母喪丁憂服闋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耗委匡帶
領官軍撫捕與賊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陞
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領軍剿賊播州未平叙州彝蠻
又行寇亂焚劫九縣全蜀搔擾復領勅剿捕時四川地
方不寧軍伍數少匡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

習雜處部伍。匡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屢捷。羿蠻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草塘。期而進兵。至則來咨違期。匡被圍。乃堅守營寨。偃旗鼓。息刀斗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勝。草塘既平。適爲輔臣江淵等所阻。寢其行。天順改元。英宗復賜官帶。閑住。六年。兵部尚書馬昂等奏保。復前職。仍勅巡撫宣府。匡精力尤壯。志謀益深。親歷邊陲。增築寨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堠。崇密雞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不可療。遂陳情乞歸。卒於家。年六十六。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俞欽字振恭。新昌人。景泰初。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郎中。癸未。春。闈災。左遷松江府同知。持已廉慎。而政尚慈祥。民甚德之。及召還。行李蕭然。改兵部郎中。會川貴山都長偕九姓土獠作亂。上命本兵督師往伐。而以欽佐之。既至。主帥以下咸謂宜招撫爲苟延計。欽獨持不可。主帥從之。遂進兵。連拔二十餘寨。斬獲六千餘人。捷聞。遷太常少卿。進禮部侍郎。供職惟謹。虜寇大同。以才略改兵部左侍郎。與二三大僚殫心擘畫。邊

境以寧。尋病卒。上念其勞，賜祭葬，錄其子欽居官。三十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雖所施未竟，而跡其所以自效者，亦不媿一代之名臣云。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

孫橋附

沈性，字士彝，會稽人。年十二，卽解作文，嘗夜讀書，稍睡輒警，作逐魔文。一時作者皆賞其有致。景泰初，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庶慎端嚴，爲左都御史。蕭維楨所器重，虜自己巳以來，狂勝而驕，往往馳數百騎躡塞下，或乘間闖入，驅掠畜牧生口，緩鞚而去。守將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其黠者或拾一二折戟，斷弦，籬胡，瘠馬，顧張虛聲，以爲捷，而並塞屯牧城堡，俱敗壞不復理。景皇帝有憂之，以爲非才，御史彈治之，不可。於是簡性往。性星馳到邊，閱戎器，謹守望，墩堡之毀者葺之，城牆之缺者築之，士卒之老弱者汰之，將領之不法者奏治之。三閱而後，旗幟壁壘一新。虜聞之，少戢，不敢犯。無何而

大漸。英廟在南內，廷臣議迎，洶洶未定。性與林鶚等贊決之，夜漏下三鼓，武臣排闥導駕出。性趨鶚與周必兆翼，維楨突仗而前，名翊戴以定大計。俄而論功，爲徐

有貞所蔽且忌性才以爲與之竝立必有以窺其隱者
遂乘間力擠之出知寧國府性怡然就道不以淮陽爲
薄也至則訊民疾苦拊循備至又以其餘孜孜學校一
時士奮起軼他郡未幾以外艱歸卒於家孫橋字宗周
嘉靖中進士歷順慶守終湖廣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
而清白自持不媿乃祖云

南京太僕寺卿方孔殷漢

方漢字孔殷淳安人領景泰元年鄉薦第二天順四年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陝西甘肅等處適虜酋
寇邊人民驚潰漢歷邊招輯提督撫治番夷畏服成化
三年巡按四川川貴夷獠竊發朝廷命官征勦勅漢軍
前紀功依軍法便宜行事漢祇承上命夙夜不遑督
軍深入賊境設法搜捕地方以寧積功超陞南京通政
司右叅議十三年轉北通政左叅議督理騰黃居二年
陞南京太僕寺卿三載考績復任卒於官所著有壽山
文集若干卷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

書克養天順二年授翰林院編修克經筵講官成化八年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之援有力者謝曰我嫠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邪泰陵出閣進月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做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卽刪去守陳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泰陵卽位進宮僚官柄臣忌之擬侍郎南史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二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比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稷契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恩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數百言且請軍國重務卽召大臣從容

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上是其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如守陳奏。守陳在朝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克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請老歸。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缺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矣。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守陳博學多識。文辭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弼

洪弼字士直。淳安人。吏部侍郎璵之從姪。景泰二年。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以風力稱。天順元年。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丁外艱。未上服闋。改湖廣。適常德辰州等府飢饉。巡撫白圭檄以賑濟。弼募富民出

粟并發廩賜之，仍給穀種牛具，爲來年之計，多所全活。四年，靖州峒徭嘯聚，不時剽掠居民，郡邑騷擾，勅巡撫及總兵督同布按二司能幹官征勦，弼奉命忝贊機務，擒其賊首餘黨悉平，賜寶鈔八千緡，金織文綺四端。成化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六年，陞福建按察使，獨持風裁，不規規瑣屑，人以其爲得憲臣體。尋陞貴州左布政使，弼以陳蕃宣撫司與長官司行事齟齬不便，奏請添設府治，於是土官始有所鉗束，法守旣明，民夷帖服。至今地方無風塵之警，未幾致仕，卒於家。

工部右侍郎黃世顯孔昭

子備附

黃孔昭字世顯，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有賢譽，爲同僚所忌，陰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賢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昭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材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

私人輒力言其不可，昭亦不妄交遊。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二人皆名重天下。望風者皆彈冠相慶，謝文肅嘗言：「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而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大臣屢薦，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之曰：「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歷官禮部侍郎，自有傳。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

兄鑑附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少與兄鑑同受業於吏部姚尚書夔之門，深加器重。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兵部職方主事，進郎中。時陝西甘肅總兵等官奏赤斤蒙古都指揮敢班積年擾邊，欲徙之嶺南。下兵部計處，而總兵官輒誘其來京，將發遣。貫曰：「班信有罪，然夷人不過羈縻之而已。且其家都指揮不下數十人，所屬夷民動以萬計，誘而徙之，且失信，非策也。得無貽邊釁乎？」尚書程信大

悟曰微子幾敗乃公事亟奏遣還夷人感激訖不為患
 又雲南總兵黔國公沐琮奏請節制三司貫曰黔國世
 守滇南爵列上公恩寵殊厚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
 深意也不見唐之藩鎮乎事遂寢尋擢福建布政司右
 叅議奉勅巡視海道分守延平等四府值民飢多方設
 法及出官廩減價以拯恤之進右布政使轉山東左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叅將佟昱夷種也恃
 援多不法貫下車首疏劾去三軍肅然鎮守總兵多佔
 軍丁為佃戶者悉奪歸還屯處置邊方綽有條緒將吏
 畏服夷虜無不弭耳以聽陞工部右侍郎轉左時蕪松
 水患貫奉勅往治之簡委有司畫地分理踏勘周悉授
 以方略水患悉平三吳之民至今頌之晉本部尚書累
 加太子少保以疾再疏乞歸勅加太子太傅卒贈太保
 謚康懿兄鑑字克明登天順四年進士第授南京戶科
 給事中練達治體多所建白劾重臣之不法者以應天
 變時論躡之擢江西左叅議改廣東時潮州海寇為患
 都御史朱禮檄捕之以計擒其首惡餘黨悉平以疾致
 仕卒於家所著有鈍齋集淮安李元為之序

南京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讞獄明允民稱不冤擢僉江西憲明潔如秋水而風力過之安福有民陳萬年者恃險爲號號爲洞主民間貲女搜掠殆盡官兵莫敢誰何懷至福得狀密檄隣封千戶王杲知縣李愷領兵快以行杲愷疑激變奈何懷怒曰汝知奉檄行耳激變在我若何慮於是直徇其穴擒斬巨寇散其脅從福民始安皆額拜頌曰安福得我公真稱安福已樂平民朱堂姪留乞患惡疾堂恐傳染逐之一日丐市中堂見之耻誘歸杖殺之弟挺與里人丘璫交惡璫覘挺至其隣家欲歐之挺逸去獲其奴趙歐而釋之趙歸堂匿之而以所瘞留乞爲趙尸訟璫坐死懷履訊曰義兒當有父母或親屬令逮之堂聞色變懷益疑密遣四出捕果得趙奴璫始白永豐民羅益鉉與其徒孔俊等數十人素爲不檢偶隣有被盜者失衣飾若干衆疑益鉉等遂捕其黨三十餘人於獄并搜其囊橐所有以抵贓謂連劫七家也拷死者七人餘俱誣服惟益鉉家赴訴於懷懷恠其劫多而贓少也乃取

賊衣之新製紅表藍裏者以示失主益鉉泣曰是吾妻之衣鍼工某所製可問也失主爭曰是某婦之衣婦所製也因逮鍼工與婦至雜他衣與別鍼工檢出前衣曰此衣某手製也婦猶執爲己衣懷詰縫用何色線婦曰線色如衣工曰表裏皆青驗之如鍼工言失主又云妻於火光下驗得益鉉并孔俊貌懷出所捕者數人令婦雜視之婦指一人曰此益鉉也又指一人曰此孔俊也懷撫案大笑曰獄之易誣有如是筆楚之下何求不得懸肺石而漫言無冤民難矣蓋益鉉旣誤指而孔俊已久死獄中也於是捕者抵罪益鉉諸人俱得釋一時以爲神明江右屯田積弊多不可詰催科最大貧耕次之懷乃分屯卒十人爲一甲主催役年一更番周而復始則盈縮之數衆所通知催弊頓除又以田久貧則租必逋負田必易迷乃下令責其親耕因清出迷田二萬餘畝歲增屯租三萬餘石陞廣東憲副奉勅專按海瓊無何而改湖廣換勅督理屯田以懷在江右善理屯政故也湖地廣民稀屯多匿租懷興革以江右法初若不堪不一二年荒者墾湮者復梗者順而惰者勤越六年共

增二萬六千餘石。湖之軍興，隨取隨給。湖民多水居，易寇難獲。往往白日羣掠郡縣。撫臣檄懷往，懷訓練兵快，所向如破竹。時有巨寇饒斌者，出沒猗洞，恃險爲患。十餘年來，捕盜者不敢問。聞懷至，卽面縛，就擒餘黨悉散。湖湘之民號懷爲長城。七八年間，政聲達於闕下。上曰：是不可以屯田局也。遂擢長楚臬。以溇湖惠，懷則輕車熟途，百廢具舉。未幾，遷江右右布政使。尋轉左江右之民喜曰：湖人還我父母矣。時贛洞寇起，殺傷官兵，監司闔帥盡無定策。懷曰：是易圖也。寇甚猖獗，難與爭鋒。但更番兵將，要截歸路，則我壯彼老。我佚彼勞，擒之必矣。無何而悉授首。如懷言。孝皇登極，以左翊重地，非懷不可。遂召入都堂，領璽書，整飭幽薊邊備，兼巡撫地方。懷出都門，首嚴關界，次廣儲蓄。又次卹疑獄。時畿甸大荒，兵民失業，懷恐根本動搖，遠夷窺覘，疏請京通薊三倉米五萬餘石，戶部銀六萬餘兩，下郡縣驗口俵給。一時流徙人民達官舍，餘待懷爲命者數十萬口。皆曰：徐公活我。尋陞南京刑部侍郎，力疾抵任。諸司屬以懷老法家，凡大小疑獄必親受指揮，而後論讞。懷疏決如

流無不明允。吏胥相顧錯愕曰：世間乃有此旋風筆，無何以徵疾卒。年六十有三。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縣知縣，召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入按順天，以風力稱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忤劉瑾，勒歸。瑾敗起復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番五府兵備，薦陞本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時大計考方面，最天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閩廣附嶺諸郡，尋擢大理寺卿，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七。恪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爲名，高務盡乃職，其筮仕宿松也，辟荒萊地，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播種，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郵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者五百餘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也，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也，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旣入內臺，則貞憲度以慎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爲兵備也，奮武威，詰奸宄，故贛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遁，而

桂州之績尤著，若關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益倉之亂，則綏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也，振大綱，清庶務，號稱得體。時宸濠蓄逆，鈐制方面，官以爲已用，恪中有定見，不爲搖奪。凡議夫價，賀禮多奉。祖制逆折之，濠怒甚。召恪立階下，面加誚責。恪恬不爲動，執議如故。濠益怒，下令繫其屬吏。恪乃揚言曰：天子命吏，非藩王所得擅囚，必不得已，當請之。朝以定是非耳，濠亦無可奈何。謾自解曰：姑置此。子度外聞者，爲之色變。而恪處之裕如，及入正大理，感上知遇，益勵勤，以圖報稱。明律例，慎允駁，人不得干以私。屬仲夏，朝廷例熱，審以疏獄囚。恪恒晨入以俟，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一語不及私素，以清白自矢。歷官三十年，旣沒，無所遺僚友助爲之殯，鬻其居治裝，始得歸。其喪所著詠史詩三百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爲文尤多，率關倫理，不妄作。若正統論尤雅正，可傳云。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貴倖專權，朝廷稍事游宴，值上元，張燈爲鰲山之觀，費

以數萬，又頗崇飾浮屠，官寺相望，抗章極論，無所避。出
叅議陝藩，而值鞏昌番賊爲梗，甫下車，卽勒兵掩擊之。
盡降其衆，遂出行部，自安定歷會寧，金闌抵秦川，相度
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路。旣又轉關中之粟，以實
甘涼，身自督輸往來邊徼。凡二年，由是盡得其形勢，要
害及戰守方略，尋以憂去。服闋，除福建布政司右叅議，
轉江西左所部豪舉，怙勢庇盜，成習莫敢問，悉鋤治之。
吉安民有殺其隣之子，夤夜移屍道傍，死者之家莫知
所由，訴於琳，迹之莫得，乃禱於神曰：「境內平人被殺，守
土之責也，神弗之知，亦與有辱焉。」願亟告我以洗其寃。
是夜夢中彷彿有見，明日以夢旁求，果得凶首，遂輸服。
已而贛盜起，殺官吏，攻破城邑，琳督捕，斬七百餘人，釋
諸脅從，境內以寧。弘治戊申，陞右布政使，轉左。陞右副
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荆諸關，畿甸民困重
役，戍卒疲於罰班，又滹沱漲溢，壞民田廬，時爲三患，乃
爲定徭役法，奏免重稅，並河上流穿支渠，以殺水怒，民
賴以甦。召拜工部右侍郎，因災異，上十六事，皆切時宜。
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略邊關，首陳謹邊

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晉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遂奉勅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院事兼侍經筵是時虜復寇榆林假琳便宜率偏師先往飭勵邊將琳出虜不意乘機進戰斬獲過當及保國公朱暉統兵至遂協謀直搗虜巢虜聞風驚遁毀其廬帳而還捷聞

璽書褒美副以銀幣寶鏹師還入見面陳邊務十三事多見采納未幾復以西北多警命與保國公治兵京營乙丑敬皇上賓國事搶攘而宣府遊兵復失利請濟

師上遽命出援於是琳出宣府保國公出大同分督諸將合勢邀擊遂以捷奏璽書獎勵師旋入朝遣中

官迎勞寵賚有加丙寅正德改元正月卒先是一日火星犯左執法琳以爲已憂已而左都御史戴珊卒親朋以爲解琳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祭葬如例而大司馬奏論戎功乃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遣官護喪以歸琳狀貌魁岸襟抱坦夷與人不求備雖疏賤鄙劣見之皆獲自盡博聞多藝射奕書繪兵鈐地理推步占候與凡方藥之術無不解了尤

工墨竹有求者無貴賤皆欣然應之天性孝友執親之
喪哀毀踰節廬墓者三年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而賙
恤親黨則不遺餘力居常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
二屏時時戒諸子弟曰昔先公省菴府君作宦三十餘
年三司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殘書數卷而已予竊
祿明時惟恐橫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
贏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予
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故琳雖歷官中外四
十餘年而卒無餘蓄時賢咸歎其難

卷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

經濟

明二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江西右布政使楊名父子器

刑部尚書洪宣之鐘

刑部尚書屠元勳勳

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山西右叅政張時勉敏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宗之鎬 弟欽附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魯 子徽附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君美偁 子鈿銓附

刑部侍郎虞維明守愚

都御史魏士華英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江西叅政張用載大倫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工部侍郎龔實卿輝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温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楚黃樊齊宏謙終氏閱

經濟

明二 共三十一人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倪岳字舜咨禮部尚書文僖公謙之子謙嘗奉命祀北岳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命名岳瑰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

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禦戎利害無不曉暢每大庭集議慨慷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所裁定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岳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不啻已出時禮臣有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

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良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億定進左侍郎未幾代裕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物聽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

文升嘗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駭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僭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
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
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擄平民妄稱逆虜首
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
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
卽樞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
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
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軍之功望敵奔潰久
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
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
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
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疲
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奧策精
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
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
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
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後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湏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弊而無養之之術，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

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湏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

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翦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

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國朝父子爲翰林學士。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竝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江西左布政楊名父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崑山高平常熟三縣令。皆因時立政。以循良稱。績最陞吏部考功主事。倡五經會。或謂胥局清嚴。不宜汎有交游。則謝曰。吾

學不欲以仕廢。顧以地絕人邪，愈益延禮名流，討論羣籍，非甚病披覽不輟。於時陳邊務十二事，銳意經濟。會起孝廟山陵，聞中有水石，抗疏言之，爲誣者所構。下詔獄，閣部臺諫交章救之，得免。晉驗封員外郎，郎中。時逆瑾方熾，附者如蟻，獨不一屈膝。卒以驕亢，不阿出爲湖廣叅議，分守辰常道。會郴桂賊起，子器獨提偏師平之。地方安堵，轉福建提學副使。程督嚴明，人稱精鑑。陞河南右叅政。時山東流賊渡河走襄鄧，衆謂已無可虞。子器曰：賊逼土兵，必反奔汝州。河洛得無震乎？乃兼程赴之。而賊已薄城下，輒輟食登城，嚴令以徇。賊遂引去。子器故多疾，自是懇疏乞休，而冢宰楊一清雅知子器材方欲大用，爲寢其奏。進本司右使，未幾轉左。會江西華林桃源寇攘，繼作。方慎選藩屏，大學士費宏丐於吏部，改授江西。畢力宣猷，疾益增劇。以入覲道卒。子器志存經濟，故學必期於有用。凡天下郡縣要害，九邊阨塞，以至山川道里，官府省署，無不了了。或扣之，輒歷道其故。如懸河，性剛介，尤惡華侈。雖都通顯，而服食如諸生。時餽遺故舊，僅取成禮。或以入覲，勸備土宜者，輒誦于

少保兩袖清風詩以謝之所著有雲湖讀書記長平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尚書洪宣之鐘

洪鐘字宣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值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率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鬪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陞江西按察司副使進四川按察使繼屈銳後蒞獄明敏剖決如流犴無留繫民歌之曰洪不支鍋屈不解擔以其迅決便下不久繫方民業也由是豪橫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鐘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先是沿邊墩堡久廢每胡騎長驅莫爲牽制鐘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

庸關延亘千餘里。自是緩急有賴。奏減防邊官軍六千人。歲省廩粟以萬計。未幾召還。改撫雲南。又改貴州。尋奉命督漕兩淮。晉右都御史。出掌南京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丘仁、楊清出入洞庭。阻水爲險。轉掠城邑。人莫敢櫻其鋒。鐘以計擒之。蜀寇藍五、鄔老人等聚衆煽結。往來川陝間。遠近騷動。鐘曉暢軍機。運奇制。變涉歷險阻。深入賊巢。生擒渠魁二十八人。招降羣從十餘萬。播州楊宣慰兄弟讐殺。流劫重慶。保寧諸郡。鐘密授方略。調兵勦平。復其故業。朝廷七降璽書褒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則引年乞歸。章七上始得請。仍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鐘壽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熏羊酒。遣有司勞問。無何卒。謚襄惠。鐘狀貌魁傑。目光朗秀。論議英發。善計天下事。析是非。較成敗。如數黑白。至臨陣決機。若脫兔。敵人無不在其彀中者。然制師以和不拘拘。節制而卒。所向無前。說者以爲得隴西之遺意云。

刑部尚書屠元勳勳

屠勳字元勳，平湖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尚書林季聰尤倚信之。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必屬勳。勳孤行一意，執法堅正，不爲權勢所撓。在公卿間，年雖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明剴，卽素稱倔彊，不下人者，皆歛衽敬服。直聲勁氣，隱然表於朝著。陞南京大理寺丞，尋進左少卿。上言十事，多見採納。若暑月疏決囚徒，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爲令。時漳州溫文進作亂，勳奉勅視師，梟其首惡而散其黨。與一方帖然。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遼邊備。勳以密雲孤懸，每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爲難。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爲中路，以密雲、東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於潮河川作虎落，且礮石布蒺藜，鑿坑窖，而於其內築石爲城，蕃育人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干人。三路旣分，潮河、黃花鎮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

不敢犯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十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此困弊猪圈頭關地平行不當阨要每春夏雨水汎溢營壁傾圯調隣路修築兵人苦之勲至歎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屯沮洳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旣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戍卒數百人晉刑部左侍郎會壽寧侯與河間民爭田而訟勲奉勅勘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非國體卒奪田歸之民無何丁內艱起復改左副都御史仍侍郎尋轉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傳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爲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韙之陞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請必先關白勲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矣瑾用是銜勲而勲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麒麟服以歸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謚康僖子應垣副使應坤叅政應垓諭德垓子孟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金澤字德潤，鄞人。以應天江寧籍中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右叅議，尋轉右叅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却之。至以庶長奪嫡，竟置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流賊李廣、蝟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榮叛，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而殲之。夔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克斥湖陝。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於市，積功陞廣東右布政使。未幾轉左時汀漳盜起，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焚劫掠幣藏殺官軍，騷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當路者以爲憂，議曰：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重臣開閩要地以節制之，則職守專而盜易平矣。迺具奏其事。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行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級，論功罪，明賞罰。人多

感奮思效。猥獠洞蠻。聞風向化。四邊以寧。又以四省犬牙。任委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職。奏請于交錯地方。州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一遇竊發。卽用責成。又檄下撫屬。各於險要處。所設立關隘。卽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由是盜賊絕踪。四民樂業。至今二百年來。桴鼓不鳴者。澤經畫得宜之力也。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平允聞。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有要路者。銜蕃。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接陝洛。流民歸者如市。蕃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歷叅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凡扞禦。撫輯。積五歲而。天子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右侍郎。陟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時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蕃前宿規方略。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首磔於市。蠻氛以息。論功擢都御史。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叔

姪爭地舉兵仇殺至是濬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祈援
蕃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赦能罷兵
者我全爾思恩不能卽殺濬濬終不聽叛形益張蕃籌
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
支濬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豐湖十三徭寇及惠州古
三仔唐大鬻等憑恃獷戾阻兵稱亂蕃督率部兵分爲
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答其背於是殲古唐渠魁而
遺黨悉平蕃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一萬三
千有奇瑾橫蕃耻爲俛屈屢疏求去遂得請馳驛以歸
先是岑濬旣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
當降同知劉大司馬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
思州亦從改革蕃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蕃遂用此爲
罪械蕃及大夏下之獄謫戍河西瑾誅詔還田里優游
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
有規其爲子孫計者輒曰爾又欲舍已而遺所不知何
人耶蕃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人爲之謔曰尚書歸來
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
老尚書蕃聞之大笑亦不問誰之所作也年九十七卒

山西右叅政張時勉敏

張敏字時勉，世爲海鹽人。曾祖景福，檢校開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敏少負奇，有才名，領雲南鄉薦。會試春宮，輒不利。弘治己未，謁選，得知蘭州。蘭州密邇虜巢，虜時時剽掠，州民苦之。敏嚴譏察，謹斥埃，奸細至輒擒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氓多家村落，城中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敏乃一切裁以法，民乃安。善聽斷，摘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爲，嘗勘牧地之久，爲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於官，遷西安府同知，專督儲餉。期歲完逋者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府。時川蜀盜起，鄆藍廖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總制洪鐘知敏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敏請遴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兇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於通君門鎮，敏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皆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爲重。制府上其功，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綿利等州兵備。當是時，鄆雖就擒，而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洪鐘曰：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當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顧
衆莫敢任事者敏乃請獨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
俟敏厲聲曰吾爲活汝輩來寧畏死邪因宣布德意曉
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
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將并害敏敏笑曰吾不
畏死但恐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之吐舌時子
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賊營願與父同死敏以宗
祧事重促之出貽書兩司宜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
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
歸賊尋悟送敏出營敏旣出偶墮崖傷足乞致仕不許
復起治兵事旣而都御史彭澤來代鐘總制尤知敏因
問平賊計敏謂旣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借是以老我
師耳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乘其不備可一鼓而絕
後患澤竟用其言平賊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仕
卒年五十有七

副都御史陳宗之鎬

弟欽附

陳鎬字宗之會稽人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遂
占籍欽天監舉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
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
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以振發
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
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
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
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鎬都察院
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
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湘湖間素服
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負固阻深者皆喁喁有更生
之樂每語輒曰非陳公孰能活我未幾以疾乞歸命未
下而卒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又同登科
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
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
人皆搔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欽
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欽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
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
郡簿書填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

廢具典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欽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所著有自庵集。與兄築庵漫稿並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魯

于嶽附

潘希魯字仲魯。金華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時闖豎初橫。希魯灼見其幾。遇萌芽卽逆折之。有汪銓者。故太監汪直義兒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希魯卽抗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入。中官皆切齒。旣又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八事。其他語皆剴切。不便權近。而逆瑾遂謀中傷之矣。正德丁卯。差湖貴二省計處邊儲。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還例進賂。以免禍。有司亦致千金爲備。希魯毅然却之。

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諷希魯多叅劾爲賄地希魯復不從瑾大怒矯命下希魯詔獄杖之闕下奄然而逝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膝卽被謫譴亦必辭以行希魯旣除籍爲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章楓山懋於人少許可獨稱希魯清修苦節且貽之書曰執事道歸賢於二十四考中書矣瑾誅起爲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陞禮科左給事中及命改工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價視昔易完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卿改北提督四夷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希魯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一言出而羣議遂息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黠賊賴貴聚眾肆虐進兵勦之空其巢泐頭餘賊魯虵仔七巢並興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希魯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乞降且襲執通判董鳴鳳以要我希魯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掖

之出者予弗死益督進兵力戰賊大敗馘其魁俘獲以萬計於是犁其庭籍其田以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而通判卒獲全召拜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魯兼憲職往蒞之希魯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為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為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

沛凡四百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其成適有旨下希魯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開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數萬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於是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希魯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漸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論功陞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一

且以無疾卒。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子徽。嘉靖己丑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廩稱乞歸。不遂。奔母喪。哀號慟絕。僅終制而死。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乙卯。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丁外艱。起復。當武宗初政。闖宦擅權。是非顛倒。諧遇事敢言。其大者。戒逸游一事。專斥巨闖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蒙蔽聰明。迷亂國政。宜寸斬之。以謝天下。瑾大怒。誣以他事。杖之。

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爲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以諧嘗巡視十庫。駕言欺隱。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廷杖。意必斃之。會有營救者。得不死。謫戍肅州。諧輿疾就道。親友送別者多泣下。諧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聞者壯之。瑾誅。詔還家。閉門讀書養母者十餘年。嘉靖改元。世宗皇帝采錄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立法沿河。種柳固堤。傍植葭葦。採取卷埽。以當草束。

椿木、葦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擢本蕃叅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諧默自定。計師未會，卽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進右布政使，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巡撫。時七山賊趙宗欽等煽亂，爲地方患。諧密授方略，潛兵襲擊之，生擒賊首，餘黨倒戈出降。願赴軍門聽調，爲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等，人據天險，結石棚，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可近。諧選銳卒二百，衣婦人服，挾短兵，背繫竹筒，貯火藥，且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二百人從中斫之，遂盡破。大帽、岩塘等諸寨，誅無敵王興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俘獲無算。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諧總督四年，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面受方略而行，及其成功，不爽毫髮。會兩廣缺總督，擢諧兵部右侍郎，兼臺秩。往蒞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號，署僞官，不知有朝廷者數十年。諧至，召諸

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詣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灣尾巨舟於番禺海濱計賊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賊首乞降得丁壯千八百人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斬賊魁雷公招潯州以寧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未幾復勦

瓊州黎斬黎佛二等一百四十級降從賊一千一百有奇撫處巢洞者五以母老乞身歸養累疏不允竟聞訃奔喪歸服闋起貳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會九廟災陳乞致仕歸丙午遘疾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諧行誼勲業追謚莊

敏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少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發摘如神明顧時時有所縱舍

以示寬貸吏民畏服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盜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祥爲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緹帥錢寧幸用事祥其屬也獨折節願交祥祥異謝不爲動寧當上自免疏屬祥草祥故爲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憂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出僉事廣東汀漳山寇起噉三省中丞王守仁討之祥以兵挫其鏢鹵酋首雷振溫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祥又移兵逐海寇金璋韓亞颯等覆其巢又移兵芟椰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祥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師再起省一越郡威望赫然擢江西按察副使歷山東藩臬使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規畫上事二十餘條滇人無不稱便者母喪服除再撫雲南時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祥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祥遷南京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召爲刑部尚書甫

三月柄相自負推轂恩祥故爲不知者待之無加禮柄相志甚諷御史誣劾遂調南京刑部居二年請老歸與將尚書瑤劉清惠麟諸名公尋菰城之社每一篇出人爭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香山書似趙松雪祥夷然不屑也祥少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於學不名一家諸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祥析而衷裁之其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宙得無師之聖所著有惜陰錄人代紀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筭術讀易愚得尚書纂言明文集要行於世

兵部尚書姚英之鑊

姚鑊字英之慈溪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晉精膳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廣西邊省士寡聞見鑊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鑊處給士皆感奮力學成名者衆陞福建按察副使平大帽山賊劉龍等斬首三千餘級隨改督學興泉建汀未有春秋易學鑊選明經分教諸邑絕

學始興甲戌朝覲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
燕幣旌其賢得十有五人。鎡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福
建山東布政使。兢兢矯厲。不私出納羨餘。罷吏胥班金
之罰。一時潘臬以爲稱首。陞都御史。巡撫延綏。時武
皇帝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皆匱。各郡皆飢。鎡調
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鎡厚撫之。月給糧
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
見慰勞。由是人樂爲用。嘉靖壬午。虜寇涇陽。全陝大震。
鎡以遊擊彭英勇略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
獄。爲英貳。皆誓決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
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
級。虜衆悉引退。陞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未幾陞
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侵奪隣境。屠
戮土官。結納逆豪。抱諸不軌。鎮巡舉奏。調湖廣永保兵
勦之。鎡至。倉卒調集兵糧。初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不
聽。遂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韋好陸
受列十二營拒戰。我師奮擊。誅好受。衆潰。邦彥走死。猛
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故猛婦翁。而女失愛。素憾猛。乃

密檄千戶趙栢澗之璋遂受命討取其印而鳩殺猛斬其首馳詣軍門。州悉定捷聞降勅褒獎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蔭子錦衣百戶班師而遺首盧蘓煽誘思恩王受襲執田州王熊兆要赦於朝。鑠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酋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會布政嚴紘。啣鑠倡言猛實不死。御史石金入其言劾鑠罔上寡謀攘夷無策以致再亂。鑠遂得罪致仕。以歸旣而陝西三邊缺總制閣臣以鑠舉。鑠聞命就道延綏望鑠如甘雨莫不效死。鑠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奏功。以老請得致仕歸。門人在朝者皆捐俸爲建書院於東臯之濱讀書其中澹然不累聞達卒年七十有四。鑠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齷齪尺寸而豈弟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高明遇事輒問是非不計利害所守甚介。在山東得藏銀無標識者若干吏密送鑠所輒升之籍上其數於監司在廣西討賊軍餉止用四十餘萬而後繼者主撫乃用七十餘萬始服鑠之潔云。所著有東臯文集奏議若干卷。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章拯字以道、楓山先生、懋之從子、自幼穎悟、懋授以易學、暮月盡、究其旨、懋曰、此非凡兒也、勉以聖賢之學、遂一意踐履、造詣日深、博極羣書、洞契理要、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因忤逆瑾、逮問、謫梧州通判、時僚吏數百、嘯聚馬平、拯單騎往諭、開以朝廷大義、僚遂解散、瑾誅、召爲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兵部郎中、陞廣東提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標示正學、士習爲之一變、歷叅政、分哨督兵、勦新會逋寇、加俸一級、陞右布政、轉廣西左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有獻議欲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爲今計、當迹前績而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斯爲實幹、若羞出漢人下策、欲求夏禹全功、工役一興、必致疲民誤國、所不敢爲也、蒞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議者因而請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事商度、得旨、陞工部侍郎兼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衆費

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更以潘希魯代之迨用拯議河
以無患顯陵之後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拯請就陶於
安陸伐石於唐子僅用銀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羨歸
諸內帑還朝晉尚書理部事時夏言建議分祭四郊拯
偕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以民困財乏爲言忤旨適
饒州進祭器不如式上加譴而顯陵同事內臣銜
其減費不爲已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鐫秩間佳
旣歸杜門不出雖當路交章薦之而葛巾野服油然與
俗忘其身之貴亦不自知其可復用也人共稱其
學本楓山直亮勁節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隆慶初
贈太子少保謚恭惠所著定性書克復解及恭惠集若
千卷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姚鵬字鳴南崇德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福建龍溪
縣知縣持躬清正泄法精明縣有惡少二人橫行邑里
人畏之如虎鵬擒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
姓歌舞於道如更生歲大飢出公帑賑給全活者以萬
計陞工部主事權稅蕪湖却其羨一毫不染至今頌其

清歷任員外郎郎中巡視河道督理有功商民咸利出知韶州府韶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如對神明時廣寇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於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櫻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勦鵬之力居多擢福建鹽運司使未及赴尋陞山東布政使勞心王事形神枯槁未五旬以疾卒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陸杰字元望平湖人光祿卿淞之子登弘治甲戌進士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武庫郎中出叅議湖廣分守荆南地當河陝二省之衝客戶雜居豪滑難制且與宦者共事杰一以詔書從事確不可撓丁外艱服闋改山東分守遼陽遼陽與虜接壤時與諸將吏出獵講武蒐乘經略有備虜不敢南向牧馬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時虜寇榆林羽書告急上命趙總兵將京營軍往援至則屯綏德不進杰親率遊擊總兵官合師

出戰斬獲甚多虜遁去乃奏撤趙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之居數歲虜不敢犯邊降者日衆遷右叅政分守秦鳳涇原寧隴等處地方擢江西按察使轉右布政尋遷廣東左布政使五嶺以南擅番舶之利杰懲犯禁者數十人民始歛輯安南貢使不至朝議以都御史毛伯溫督師征討杰預偵安南隱事爲伯溫密言可不煩兵而服伯溫以聞上許便宜罷兵未幾莫登庸果青衣上表請罪補貢如其言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大駕幸楚供億浩繁杰處分若素定隨奉章聖皇

太后梓宮南附水陸供輸無不祗備進工部右侍郎仍兼都御史撫其地丁內艱會以忤者言致仕去久之上念杰不置每有除拜輒問陸杰安在及御史王應鍾疏薦杰上驚曰陸杰固無恙乎以原職召晉侍郎屢有白金文綺之賜御札諭問稱曰冬曾大臣而不名杰感激就道冒暑過勞卒於官贈工部尚書杰負氣剛直侃侃不阿自爲正郎時武廟南巡杰與黃鞏陸震伏闕極諫上怒廷杖四十幾絕而甦由是直聲震天下杰入仕四十年歷五省十三任皆積勞序遷不爲巧

宦而所至有聲爲文明潔邁勁凡文檄奏疏若干卷

福建按察副使陸君美備

子鈞銓附

陸備字君美鄞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刷
卷廣東巡按福建山東皆銳於經略風裁獨持陞福建
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克斥編戶焚蕩備乃演水
戰火攻之法距擊之而又設畫樹防什伍海艘程出入
時往來立賞格嚴哨探定保甲邊徼肅然已而汀漳山
民嘯聚爲盜當路者以兵事屬之備增築三堡據險守
要謀賊半至麾伏卒突擊之又張奇夾擣俘馘無筭地
方救寧閩人德之勒石月港以紀茂勛及被論免歸監
司行部每見咨訪輒縷縷陳說利害如障陂東湖增石
宅堰皆惠利至今備性孝友天至親亡躬負土以葬兄
病親爲嘗藥乃其大者三子鈞銓鈇鈇字容之正德甲
戌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安慶安
慶自逆濠之變毒於兵燹鈇至尤加意撫循之歲侵則
爲粥以食飢者所全活以萬計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
龍里時龍猴二場軍夷以貿易亂鈇往治之故戮死囚
數人狗衆褫其魄遂繫倡亂者戮之餘皆帖服歷廣西

福建藩臬長所至皆有表樹陞都御史巡撫保定禁修靡清侵冒鎮撫達官飭固城守威經制遠圖不瑣瑣爲旦夕謀會 聖駕南巡銅倉卒經畫百務立辦而中貴與都護輩索賂不與遂犯衆怒而御史胡守中因中之落職歸竟卒銓字選之嘉靖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兵部武庫郎歷禮部儀制郎中時 上方稽古禮文以隆制作四郊九嬪親蠶親籍諸禮內降旁午而討論陳奏頃刻凡數四宗伯大臣盡倚以爲辦莫不當 上心資望功賞皆宜得右秩而柄用大臣以圖上祭器不先關白遂大忤意出爲福建按察添註副使益自策勵嘗攝海道漳故盜藪而利窟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資餌監司闌出爲患銓獨嚴設禁網刻剔奸蝨卒不爲諸射利者餌轉河南叅政撫民南陽陞廣西按察使時弩灘徭賊侯公丁雄處胡藍二姓之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兵盡誅之銓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逆順難明非計之得也不若計滅渠魁而撫其餘監軍者如其言而弩灘果平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卒銓質性英銳讀古書一目卽解解卽不忘搦筆爲文卽奇氣橫溢滾滾

莫禦而卒不戾於矩度。雄視天下，謂豪俊莫能相先。而當官蒞政，剗繁解劇，不啻庖丁之游刃也。時方以備烈期之，而竟齋志以歿。識者憾焉。鈇別有傳。

刑部侍郎虞惟明守愚

虞守愚字惟明，義烏人。由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懷民以惠。召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之不便者，忤旨，廷杖得不死。出按福建及徽寧等處，彈治不法如鷹鷂之擊鳥雀。貪墨之吏望風解綬，然不事毛舉，獨持憲綱，被其激揚者，人人自奮。轉大理丞，尋陞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將吏悉鑒其才，鄙勇怯而兼容之。是以鼓舞羣職，吏無不稱之。懼歷大理寺卿，以南京刑部侍郎謝政歸。歐陽南野極重之，每日維明之歷官，凡三變焉。緝墨綬以恩持，霜斧以威及。建節秉旄，則又恩威並用以含容。躋卿貳，蓋維明抱經濟之略，故隨地異施，無不當。可是非抱片長寸善者之所易及也。人以爲確論所著有經書一得錄、虔臺拙稿、東厓文集。

都御史魏士華英

魏英字士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博士，拜監察御史，巡按

四川土官安鰲暴亂三十餘年，輒設法擒之，奉命閱京營，以卒伍耗損，坐爲勲戚，權閹所隱占，一糾以法，不爲前却。陞湖廣副使，永順保靖二宣慰分占峒寨，讐殺累年，英下車，輒爲理曲，直示憲典，刻竹符多寡，定罪遂皆懼伏。進江西布政使，寧庶人方恣橫，欲盡私南昌所屬河泊課鈔，英力拒之，及諸教紀肆虐，一不爲借。陞都御史，巡撫貴州，會乖西苗阿雜爲亂，屠城堡，僭王號，英按其形險，盡得虛實，於是授方任能，環師急攻，連破六寨，俘斬數千，招降以萬計，蜀寇方四流，劫諸郡，兵連湖湘，英選精銳，擣其中堅，四面合兵夾擊，大破之，斬獲甚衆，捷聞，賜勅褒獎，錫以金幣，因積苦兵間，遂乞致仕，家居日與朋賓賦詩飲酒，恣意所如，絕口不談世事，英自弱冠筮仕，歷三朝，更七命，庶慎不渝，而倜儻敢爲，臨敵制變，機智溢出，故動獲萬全，然謙恭和遜，未嘗自伐，奏疏輒削其稿，平生詩文若干卷，號報古集。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鄭陽知府薰之子，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授長清縣知縣，政多卓異，吏部考爲東藩第一，令

拜南京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爲己任奉勅清戎西蜀嚴明不苛盡除積弊後繼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爲師善碑以紀之縉紳侈爲美談正德初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雪花崖賊呂梅等作亂諫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黨數千人內艱服闋除山西清獲三閔隱稅屯地二萬餘頃招集願投軍士一千餘人時逆瑾方擅威福問出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兵爲它用諫慮其意不可測白巡撫大臣寢其事擢江西布政司叅議適大帽山賊哨聚信豐安遠諫設計擒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未任轉大理右少卿已而轉左隱獄多所平反陞右僉都御史總督蘓松等處水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諫謂港近海沙隨潮上下旋開旋淤徒勞民力上疏罷之未幾山東賊劉七等往來江上爲患擢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賊竟就擒時江西桃源賊王浩入率五洞蠻兵劫掠州郡上勅諫往督軍務諫選將運籌靡間晝夜凡九征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徐九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諫復督師盡擒

以還。上大喜，手詔褒獎，陞俸一級。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諫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諫甚，屢欲殺之，無間不敢發。諫遂引疾乞休。濠納賂樵閹，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嘉靖改元，召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清寃獄黜貪吏。所至肅然，復平河南王堂等寇，召入治院事，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莊襄。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才兼文武，雖古之名將相，不是過也。處鄉黨好善惡惡，分別甚嚴，人多畏服之。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汪玉，字汝成，鄞人。弘治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湖藩六道，辰沅最遠，而永順宣慰司方恃其富強，納賄樵奸，圖地之屬保靖者，舉兵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旨，欲有所左右，而玉執理益堅。豪有力者不能奪，先是永順以黃金器若干餌玉，玉聞之，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劍客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竟不敢作人稱是役也。王之勇過賁育遠矣。在沅再期，鋤

奸祛蝨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士多典起者尋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疾不敢出而玉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玉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玉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未幾武宗南巡供億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性簡亢不能事上官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僅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搗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自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未幾丁艱服闋補臨清兵備晉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車下八閱月而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培克所致首議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肅然明年春畿內賊楊恭作亂豕突輦下玉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略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劬勩歲久遂

成消渴之疾，乃懇疏乞休，不許。疾作，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九。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學問。時稱南都四君子。詔求直言，世寧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士吏，積不服。世寧誘濬中表兄趙元埵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賊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世寧，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起兵來奪。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上兵嘗被世寧德者，奔命遠。

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世寧養子。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於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庶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撫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謀爲不軌。世寧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寧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寧先是世寧已
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
上旨襲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
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
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
朝野皆聞微臣慙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克徐文
華輩竝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乃得出戍潘陽
居四年宸濠果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皇帝

新卽位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
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改
刑部尚書永嘉惡陳九疇欲殺之世寧力爭九疇忠勇
有功河西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晉
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至三疏不允乃援姚崇李
綱故事上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
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
言太平勸上銷兵興禮樂世寧又特疏武略人材二
事上知世寧忠鯁促上任議行十事世寧又議弃哈

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貢，便芒部酋沙保本未誅，矯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爲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世寧自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逾年，召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辭不起。未幾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曉曰：公朴忠直亮，氣壯才雄，克以學問優於經濟，澹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竒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浚請勅降印庶不辱王。

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
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
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又薦馬昊施儒楊必
進及陳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
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
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
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疏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
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引疾乞致仕次子
繼幼讀書不大了了公亦弃之公調兵至江西兵官以
公故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可見吾父哉兵官跪請
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
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詰之不能諱具以告公歎曰我
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
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人必重禍
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上公下獄繼以念父病
死公母獨不哭曰此兒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江西叅政張用載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
三載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父果疾亟奔走醫
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歛悉如禮人以為孝感起復
補刑部主事轉郎中訊囚多所平反之死而生者凡數
百人擢建寧知府有酗酒殺兄者賄有司久不決大輪
至竟置之法時久旱獄決而雨古田寇作當道難其討
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盜尋解散不煩寸兵而四境宴
然尤溪二大姓構訟踰三十年有司掣肘不能決至結
營圍死者百餘人大輪承檄單騎詣解輒伏罪更知常
州擢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叅政咸著靖亂之略以母
憂去卒於家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何鑑字世光新昌人成化中進士初知宜興有聲拜監
察御史奉勅查覈邊計將吏肅然又疏論度僧道之非
事遂寢正色直言朝廷倚以為重出知河南府有詔取
嵩盧鑛洞鑑執奏止之歲大侵人相食多方賑濟所全
活甚衆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理浙西稅糧濬吳
松白茅等港所至利興弊革畏壘之尸祝迄今不忘改

刑部侍郎奉命安撫河南湖陝三省流民安集撫循人
人置之懷抱進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刑部尚書再改兵
部賜蟒玉時巨寇劉六劉七等倡亂劫掠府庫逼近畿
甸鑑處分守禦悉中機宜賊以次盪平加太子太保柱
國光祿大夫官其子錦衣衛百戶當是時宸濠又蓄逆
謀求復護衛鑑五覆奏堅持不許尋乞休歸後濠反人
服鑑之先見鑑寬厚簡重而涇渭洞然敷歷中外幾五
十年矢心經濟不爲家謀居憂時凡鄉邑利病力贊有
司興革之鄉人感德建祠歲時俎豆不廢所著有五山
奏疏五山吟稿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龔實卿輝

龔輝字實卿會稽人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至嘉靖癸
未始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營仁壽宮并先蠶
壇殿奉勅督大木於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亦如
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適堦見詔
求直言輝遂上蘓民困以弭天變疏仍繪山川險惡轉
運艱苦之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卽命停止蜀民
如脫焚溺陞福建按察副使改命提督陝西學校隨陞

本省參議勅理黃冊著全陝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而尤詳於制虜折衝之略陞廣西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之賜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時旁邑同安盜發輝甫下車卽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峒三巨寇劉廷選蕭鉄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輝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佚部勒所司各率精銳三路竝進後遍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携其心一夜兵忽至其地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以次勦滅陞俸一級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奉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輝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所決築隄實土於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遂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濶若干丈淮大賴之召拜大理寺卿尋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已而考滿獲請封廕如故事會有銜輝者欲中之

無他。可指摘。遂出之南京。輝決意乞休。得請致仕。即日戒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輝性和悅甚。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輝爲笑齋。輝曰。是善名。我因以爲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一就自筮仕以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一碑深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田園。非衣惡食。不異寒士。詩文皆溫雅簡切。若干卷。藏於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若圖。采入經濟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俞夔字舜臣。建德人。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安福知縣。會宸濠亂。奏免朝覲。多保障功。擢長沙府同知。擒劇盜彭思昶等五千餘衆。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兵備安綿。會歲飢。請發內帑二萬餘。賑濟劍巴等十一州。全活以萬計。番夷玻柘等糾結神溪諸番入寇。邊將許仁敗績死。之夔出奇擒番酋千萬山等三十七人。復古維州。侵地千餘頃。築平番赤土二堡。捷聞。奉旨獎賚。尋陞本司副使。兵備建昌。建昌土番雜居。無肯躬至。徼外者。夔深入。

不毛。番人吐舌失氣。塩井土官刺馬仁等相讐殺。夔督兵悉討平之。陞江西按察使。歷本省左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六詔紀聞及揚芬錄。識者觀之。有以知其宦蹟貽謀之遠云。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温

毛伯温字汝厲。其先爲三衢人。祖名休者。守吉安。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領正德乙卯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司大理。温論劾。奪其官。丙子。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詰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温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焉。温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盍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也。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温。晒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詰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許。遂有名人多隣之。公旣失

利且誰不切齒者吾固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誚寇不可弭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譌言不易以他姓也

世宗皇帝卽位擢大理右寺丞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名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檢屯田沒於河者蠲其軍租未幾大獄事起以溫嘗在大理坐論罷職歸壬辰九月薦起巡撫順天未上改理院事尋陞右副都御史同考察京朝官以誑誤復罷歸丙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典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溫可任大事遂以右都御史起用至京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會以廷議不果陞工

部尚書奉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溫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而費省十之四五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上五事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勅溫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先是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撫士卒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溫曰昔之債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畊以一叅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仍協理院事八月上決意南征加溫叅贊軍務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暕爲陳嵩等所殺暕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瞭等告變且以黎寧

爲請登庸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溫得
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隙
取故地郡縣之溫既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
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溫懼夷性叵
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
廣分三道以入一自馮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
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
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
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正朔朝貢如制辭極悲懇溫
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
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太密非羈縻遠
夷之道遂定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
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弟子莫文明代詣
關下溫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
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
進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促入院自陳乞休不
許協理院事如故每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溫

覆議以上未幾遂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腴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能取效痛禁抑訶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溫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丸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發無遙制之患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溫亦坐是罷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年六十有四溫平生豁達大度友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游四方無問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揆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溫必有冀望然卒奉上

經濟
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僭亂懷服南
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筭亦其謹厚
慈惠出於天性然也若溫者不獨爲能臣抑亦可謂之
純臣矣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年二十與於鄉二十四登進士第
筮官南都主繕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官稍遷副使督
江右學備兵臨清叅知福建政事長雲南臬旣轄山東
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

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與事時
徹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
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一時稱爲完人其
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勅郡縣諸長吏不得受請寄有
秀才異等待之不次敗羣者輒斥之士莫不瞿然顧化
其執憲平鈎校律令一遵高皇帝理法不以委曲生
意訟者蝟集吏抱牘與身等無不立斷之如馳填重地
則簡率伍多聞諜弭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束吏
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贄蝮鷲擅磔人人莫誰何時徹

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萌懼伏，諸蕃更徭，徵發如雨，案比不謹，猾胥因緣爲姦，豪右得避賦而居其物，時徹爲括貲筭度費，供著爲籍，於是占者庾蔽者，彫劫者無所隱賴，其在閩在楚，在梁類視此，楚蜀歲侵，民不能輸漕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征以補帑，民始得不困。周王者，天子叔父也，賦入不足供常祿，有司不以時內，內不能無侵牟，其間時徹曰：祖宗封立子弟，所以序骨肉，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獨奈何窘之若是，輒下有司，內如制而禁，府吏無乾沒，以病輸賦者，黔國公私權酒械釀者，則以旱爲解，時徹破其械，釋之曰：無益早也。大將軍仇鸞以肺腑幸於天子，挾天子寵靈，侵兵事，時徹持之堅，鸞銜甚，疏請時徹視兵塞上，幾得當甘心焉。然卒不能有所加，而御史大夫商大節嘗牴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時徹上疏訟其冤，天子大怒，下詔切責時徹，閣臣惶恐，爲時徹請死，天子怒稍解，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掠安縣，鹵一提督官，時徹爲師期，將擊之，諸大夫言擊之不便，時徹曰：直患賦不贍，士不力，誠力且贍，何可養寇爲？諸大夫憂計蜀將亡踰

何卿則召卿授方略已勒習兵申明約束開壁而馳之
凡數十戰戰疾擒酋五人破寨五十毀礮房四千八百
馘俘千五百有奇馬裸蕃畔所部副使朱籃奉時徹檄
討平之當是時時徹備折衝之具以裒戎師討白草則
克討馬裸則克幾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而不得志於
倭寇者非時徹過也去都士驚且惰不知尺籍伍符時
徹在事甫一月非素拊循者倭一旦薄城下其勢誠棘
所失亡亦不多卽所台處奏征繕凡十餘疏天子皆
報可非不知時徹者而時徹持大臣體當自劾而相嵩

阨之竟免時徹歸時徹免而倭愈熾已時徹營職十四
凡三黜督學黜執憲黜本兵黜則以時徹守經据古不
阿當世所與牴牾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嬖豎則柄
臣計時徹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昃盡三事
始稅耳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尚善飯然卒無能
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時徹顧與
若伍乎時徹貌莊而裏實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惰容燕
居必冠申申如也人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慙然不能去
去不能不令人思尤好推轂士卽年少官薄或岩穴隱

淪時徹與遊嘗引以為賢於已好書於六經典與舊章
 憲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大要歸諸典
 雅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為文範文苑行
 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終

卷之五